

漫步故乡绿道

□程文

在故乡鉴江、罗江畔有多条美得醉人的绿道。春末夏初的一个清晨，我循着鲜花的清香和江水散发出的湿润气息，踏上了充满诗意的江边绿道。

漫步绿道，只见绿道路基宽达二十余米，一条三米宽的红砖人行道，穿过绿草如茵的路基，宛如一条柔美的粉红色丝带，蜿蜒延伸。绿道靠水一侧的路基上，交错种植着簕杜鹃和桂花树，簕杜鹃那粉嫩的花朵竞相绽放，香气袭人。仿白玉栏杆沿着路边伸向远方，分外养眼，保护着行人安全。而靠近绿道的里侧，种着一排排竹节树、柳树、小叶榕等景观树，为绿道增添了几分雅致。从远处望去，绿道犹如五彩斑斓彩虹，静静地伏卧于江畔，将江边装点得如诗如画。

太阳尚未露脸，江面上雾气氤氲，弥漫着一层轻柔云雾，宛如一幅淡雅水墨画。绿道上，晨练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或跑步，或慢走，或打太极，呼吸着清新空气。脚步声、呼吸声与江水的轻吟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清晨锻炼的乐章。

前方，一对白发苍苍夫妇正相偕着坐在石凳上，安静地歇息，享受着这份宁静。看着他们安详样子，我心中涌起一股羡慕之意，猜想他们或许就是这条绿道变迁的见证者吧。于是，我脚步轻快地迎了上去，与他们攀谈拉家常。

老伯叫亚新，今年八十岁了，老伴七十八岁，家就住在附近。我的猜想似乎得到了印证。亚新伯告诉我：“原来河道两边长期洪水沉积，堆满了淤泥和垃圾，臭气熏天。后来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清走垃

圾，铲平淤泥，拉来沙石，在七年前修建起了三江绿道，全长累计十公里。”

他继续娓娓而谈：“以前市民们散步，没地方可去，只能挤在大街小巷的车流里，现在有了绿道，市民们到江边来，吸上一口江边湿润而又清新的空气，感觉整个人都清爽无比！”

告别了亚新伯，行走在西堤绿道上，我看到有两个从旧城区横穿江堤通往绿道的出口。路边热心市民告诉我，这两个出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担水巷”，至今仍保留使用，一来是方便住在河西的市民从这里出来绿道散步，二来是留住岁月印记，让这段绿道永远承载着厚重历史。

站在“担水巷”出口，眺望波光粼粼的鉴江，儿时往事涌上心头。那时候城区还没有自来水，市民饮水要到鉴江里挑。我和表弟年纪小，只能两人抬着一桶水走在湿漉漉的青石砖路上。鉴江离住家较远，中途我们都要停下歇息，轮换抬水的肩膀。有一次，表弟逞能，用双手高举扁担越过头顶换肩膀，结果力不从心，扁担和满桶水重重砸在青石砖路上，桶被摔破，水也没了。盛夏时节，人们总是沿着那条古老的“担水巷”，一路欢声笑语地来到鉴江游泳，尽情享受水中沁人心脾的凉爽。

我们喝着鉴江水长大，踩着“担水巷”青石砖路度过了无忧无虑童年。如今，虽然时光流转，但那些美好回忆却如同鉴江的江水，永远流淌在我心间，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夕阳西下，鉴江水被染成了绚丽的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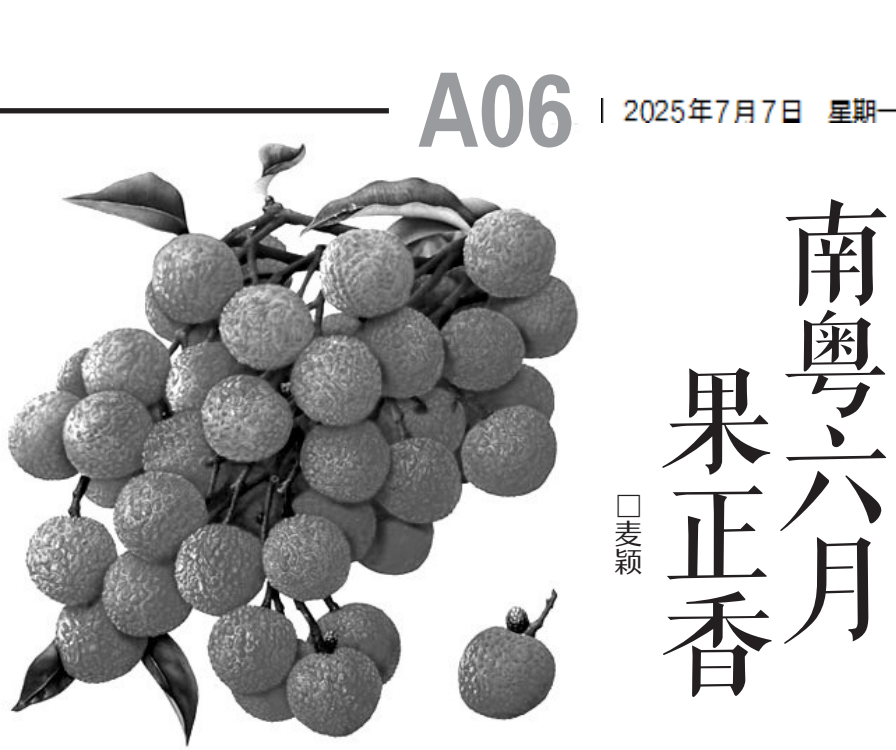
红色。沿着东堤绿道往南走3公里便到了文光公园。公园内曲径通幽，绿树成荫，油棕树、莲雾树在斜阳里泛着翠绿光泽。

文光塔巍然屹立在鉴江之边，斜阳余晖把文光塔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仿佛在向游人诉说着文光塔悠久的历史故事。园道尽头的南津渡码头视野开阔，鉴江美景一览无遗。

暮色苍茫，街灯逐一亮起。应高中同学珍夫妇之邀，我赶到滨江生态公园共赏夜景。珍夫妇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滨江生态公园是西堤绿道南拓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江而建，2023年底向市民开放。园内绿化树琳琅满目，在五光十色的地对空射灯照耀下，层林尽染，披红戴绿。文化广场歌声嘹亮，大妈们翩翩起舞。拱桥、栈道、生态湿地等景点，在暗淡路灯辉映下，一对对情侣身影若隐若现。装饰在公园各个角落的霓虹灯艳光四射，与鉴江对岸文光塔闪烁的银光灯相映成趣，炫异争奇。

从滨江生态公园出来，珍夫妇用小车载着我驶上下郭大桥，经过文光公园，沿着南堤、东堤环江路缓缓往北前行。打开车窗，江风轻抚脸庞，惬意无比。堤岸边、树梢上、鲜花草丛里那璀璨的霓虹灯，万紫千红，如快乐精灵在跳动，倒映江中，醉迷路人。大桥等装饰灯如夏夜萤火虫点缀夜空，如梦如幻。

一缕微风穿越江面，轻轻拂过心湖，让我对故乡的未来充满热切期盼。而故乡的绿道，宛如一条翠绿丝带，缠绕在我心间，成为我生命里温柔而绵长的眷恋。



□麦颖

南粤的六月，宛如一个巨大的果盘，盛满荔枝、芒果、番石榴、桃子、龙眼、黄皮果、菠萝、菠萝蜜、香蕉……多种多样的岭南佳果争先恐后抢占着超市的货架，挤满了菜市场的角落；大街小巷充斥着果贩的吆喝声，水果摊里浓烈的异香向外弥漫，空气都洋溢着馥郁的果香。

作为湛江人，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因为我喜欢吃水果。夏季，应季水果多，价格便宜。最受欢迎的是荔枝了，它身着红色艳丽外套，撕开薄纱般的内衣，洁白晶莹的果肉让人垂涎三尺。正如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所描写的：“壳如红缃，膜如紫绡，瓤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剥了外壳的荔枝，一口一个，莹润甘冽的甜沁入心脾，令人回味无穷。难怪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极致的甜美却像一把钥匙，蓦然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关于苦涩的门：那时，我们村只有一户人家有一棵荔枝树，荔枝还没成熟的时候台风来了，台风会刮落许多青色的荔枝果，当风力减弱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冒着小雨从各自家中来到荔枝树下，捡起地下未成熟的青果掰开壳，取出只有一点点的肉放进嘴里，又酸又涩，个个眯眼咂舌，但还是努力寻找着下一个青荔枝。虽然那时的我们，连一颗成熟的甘甜的荔枝是什么滋味都无从想象，但猜谜语时，“红墙墙，白蚊帐，中间有个黑和尚”，我们都知谜底是荔枝。黑和尚是指荔枝核，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荔枝成熟季节，每逢草潭圩日，童年的我便携个小篮子到草潭圩拾荔枝核。回家用清水浸泡，反复换水几次去其涩，捞起晒干。我们村里的人共用一口大石臼，我们称为碌坎，碌坎埋在地底，上面架一长段大木头，对着碌坎的一端用生铁做成的碌头，我妈把晒干的荔枝核放进碌坎里，脚

踩大木头的尾端，一上一下，把荔枝核春捣粉碎，捞出来过筛，然后又把粗块放回碌坎里春，我妈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春捣、过筛，直到把荔枝核全部春成细粉。妈妈再把荔枝核粉做成糊，经过多次浸泡加工的荔枝核糊，还有些苦涩，但总比饿肚子好，这些苦涩的荔枝核，帮我度过了艰难的年月。每每回忆起童年的这段经历，就觉得今天的我非常幸福。

荔枝虽是我的心头挚爱，但南粤六月的果盘何其丰富，怎能容我厚此薄彼？金黄色的芒果饱满肉厚；番石榴体圆色青；龙眼小巧玲珑，圆若骊珠；桃子裹着粉红色的绒衣像含羞的少女；香蕉含蓄地弯着腰；橘黄色的菠萝披甲执锐像要出征的勇士；菠萝蜜笨重皮粗，包肉香蜜浓烈；金灿灿的黄皮果不热不燥，适合任何体质的人群食用，是探望病人首选的水果……它们各具风姿，争奇斗艳，共同构成了这夏日最盛大的味觉交响。

南粤的夏天，新鲜的水果多种多样。它们虽然在外表的颜色和形状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香甜，以它们各个特有的气味，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吃过返寻味。这是岭南水土赐予人间的甘美，热带阳光给人们慷慨的恩赐。

这蜜糖般的日子啊，就是幸福！吃了荔枝吃龙眼，吃了芒果吃菠萝，吃了商场的还要吃树上的。人们已经不满足在家里吃水果了，纷纷携家人，邀朋友组团到果场吃水果，观风景，吟诗作画。我站在南粤六月的艳阳下，看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也压弯了果农淳朴的笑意。心中涨满了感恩：感恩脚下这片沃土慷慨的孕育，感恩头顶这方烈日无私的馈赠，在这六月，为我们捧出如此丰盛而甘甜的生命之果盘。

这被甜蜜果香浸润的六月啊，生活如此丰饶甘醇！教我怎能不深爱——爱这土地孕育的生机，爱这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

记忆中的大四合院

□徐亦升

一天，几位朋友小聚，闲聊中产生怀旧之情，其中谈及的儿时自己生活过的大杂院时，思亲思乡之情洋溢四座。我也自豪地讲述起自己儿时居住生活过的大四合院。

我儿时的大四合院是一座坐西向东，面积近三百平米的陈旧祖宅。它有两进门楼屋，正屋三大间，南北东三面有小房、厨房，有小道与北面包廊屋相通。大小屋共计18间，六户人家居住，都是四代以来的亲戚。大院几乎都是外墙一层薄火砖，内层为土坯，内墙体全为土坯墙，杉木瓦面构造，除了大正屋、门楼高些外，其余的皆较矮。我记事起，听长辈说，祖屋也曾几经修修补补过，墙瓦斑斑驳驳，墙根苔痕处处，历经岁月沧桑一百多年了。

小时有时独自一人在家睡，睡前躺在床上，望着房顶陈旧变色且斑驳的瓦片，它们似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像奔跑的野马，有的像行走的狮子，有的像飞翔的小鸟，有的像憨态可掬的熊猫，有的像山峰……真似一幅形态万千的画，枕着想象不久便进入梦乡。

有时刚醒来，眼睛惺忪，抬眼上望，屋顶瓦片有些好似猛兽，有些亦似举着棍棒的坏人，独自一人在家不禁有了些许可怕感。父母知道后，笑了。父亲饶有兴味的说那是岁月的痕迹，是时间老人妙手的杰作。我听得云里雾里。父亲接着作了解释，我才真的明白过来，后来看屋顶倒还感亲切呢！

那时虽然生活穷困，但家族人爱着祖辈留下的屋舍，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亲情浓厚，怀有崇尚耕读持家，培养出后代志向。

亲人们传承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好家风。30多人的亲属，辈分相跨四代，晚辈们对长辈恭敬敬，见面热情打招呼，还常常帮老人干活。老人对晚辈更是疼爱有加。我六岁时，一次，肚子正饿，经过山尾阿婆家门口，她正给孙子喂面条，立即叫我靠近，用筷子夹着面条喂了我几口，那香甜细腻的面条一下子滑进我的胃肠，那滚热的慈爱也随之滑进我的心坎。望着碗里小罐里所剩无几的面条，我知足地带着感激离

开了。时至今日，老人那慈善关爱幼小的情景永留我记忆的深处。谁家煮熟了番薯、玉米、芋头等，一定都相互分享一些。农忙时节的插秧、收割、种花生、种甘蔗等同样是你帮我，我帮你。

讲起家族人齐心协力，长辈说起解放前我祖宅大院守家护院的事。那年一天夜里，听闻一群小偷进村抢劫，我们亲属青壮年十多个，个个高大健壮，无所畏惧。几个趴在屋顶隐蔽，手执弓箭，藤牌，长矛注视贼人的动静，院内大人手持大刀、铁棒等武器，进行内外呼应，贼人借着朦胧星光发现这家人守护严实，不敢动手。望见小偷离开大院一段距离，我大贼青壮年倾巢而出，大声呐喊：“赶贼啊！赶贼啊！”听见动静，各邻居小院人员也迅速出来响应，贼人怕得飞也似的逃出了村外。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家族亲戚们秉持着耕读持家，再穷再苦也要培养出读书人来。有几兄弟的，家人也想方设法让一两个孩子去学堂念书。那些上学的孩子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十分珍惜上学机会，如饥似渴刻苦努力，回家还能帮助大人干活，暇住空闲苦读。和谐安静，家风良好的环境，促使学子天天向上，学有所成。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例。他学习刻苦，品学兼优，在墟镇上读小学六年级最后阶段，家里揭不开锅，就算稀粥也是上有上顿而没下顿，恰逢西瓜上市，他天天中午不回家，在学校附近饥不择食，捡西瓜皮而吃填饱肚子，熬过最艰难的日子，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20世纪70年代初，大院已破旧不堪，几户人家还在此居住，在这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的人入伍当兵，有的成为正式的人民教师，有的成为公务员，有的考上大学，后来还有人成长为副厅级干部。先父也成为一名事业单位干部。

我家族的旧大四合院早已旧貌换新颜。它成了我家族人传承优良家风的载体。儿时大四合院里那些给我启发教益的事，那些善良慈爱的长辈形象以及它温馨可爱的面貌深深刻下我记忆长河里。长期工作、生活在外，想起旧大四合院，乡愁不禁油然而生。

那么近 那么远

□陈照

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中午，六月，艳阳高照，热到我满身大汗，见母亲的大门紧锁，唯有等堂嫂从她家来我这儿开门。

我在县城里生活，其实离家乡也很近，就十几公里路，但自己没建屋在农村，回到家乡，似无根的树一样，从没有归属感，此刻我成了城市与家乡之间的一叶浮萍。

家乡的榕树还在，两棵榕树的枝桠重重叠叠，互相交织在一起，小时候，我总是从这棵榕树爬过另一棵榕树，似猴子一样，潇洒自然。现在，榕树下仍坐满人，有打牌的，有走象棋的，也有喝茶的……辈分老一点的，几乎都认识我，说我是建利哥六的细仔，而年轻的，却一个也没认识我，他们窃窃私语，似乎在问我，你来自何方？其实，也难怪他们，或许是我少回家乡的缘故吧。乡下，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迈的母亲，所以偶尔也回乡下一看望一下母亲，但从没在乡下过个夜，家乡自此与我疏远，似乎不再认识我。

我环顾四周，却找不到我儿时的玩伴，心里顿觉失落。其实即使找到儿时的玩伴，相见更多的是谈论家事，最多也只能嘘寒问暖一番，再没儿时的天真无邪，无话不说。

此刻家乡的禾苗已开始开花抽穗，绿油油一片，还带着一阵阵清香，黑谷糯香气最浓，扑鼻而来，我忍不住顶着烈日，顺着田埂，一步一步向糯米香的地方靠近。

从前，有父亲在的时候，我经常回家乡，父亲会打开大门，打开锅盖，让我大吃一顿，我吃饭的时候，父亲一直陪伴我身旁，经常唠叨一下，那时，我总不谦烦，现在，父亲走了，这屋格外清静，同时，这屋也分给我大哥了，这样，我连探母亲都不再方便。

堂大嫂终于来了，她把大门锁打开，只见我母亲弯着腰驼着背，她用胶凳当拐杖，一步一步地从屋里蹒跚地移动自己瘦弱的身体，出来迎接我，她不停地问我饿了吗？我眼睛开始红了，我不停地摇头，摆手，说不饿，不饿。都说养儿能防老，我家五兄弟姐妹，三个姐姐已出嫁，我两兄弟又在县城生活，自父亲走后，唯有留下孤苦伶仃的母亲独自在家生活，母亲九十六岁高龄了，幸得到堂大嫂的悉心照顾，才能让我多见母亲几眼，此刻，我只想说，母亲你若身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福报。

家乡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如今竟然变得如此的陌生。很难想象，我这一代人是如此，我的下一代更不敢去想，我的孩子都不在家乡出世，也不在家乡生活，他们很少回家乡，其实他们也不想回家乡，我每次回家乡，有一半是恳求他们，他们才肯跟我一起回家乡的，或许以后，他们不再认识自己的家乡。

与母亲短暂相见后，我从车上取下我母亲最喜欢吃的面包、瓜糖、香蕉及西瓜，母亲见了，甚喜。我见她高兴，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唯有苦笑。

回城的路上，我把车开得特别慢，我不再开空调，我打开车窗，回望逐渐远去的家乡，心中百感交集。车窗外吹来一阵阵热风，那风中夹带着曾经熟悉的稻花香味，那淡淡的清香，如今已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母亲现在已经风烛残年，不知我们还能再见几次面。车内很静很静，甚至听不到一点风声，我此刻的心情无比惆怅。时间是无情的过客，年华似水，家乡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朦胧，能留给我的只是那份淡淡的乡愁。

熟夏

（外二首）

□陈强

山稔花、凤凰花与槐树花
它们意欲开满在沟壑与山坡
散落的清香覆盖整个村庄

枝上的蝉叫，田里的蛙鸣
像奏响稻谷日渐成熟的乐曲
镰刀告急，收割大片金黄

我怡情地徒步在田垄的时候
仿佛听到稻子呼喊我的乳名
它们把我当成了农民兄弟

刚犁过又种下的那片庄稼
长出一串串富庶的日子
阳光一米米地打在父亲脸上
汗花一朵朵开在父亲的脸上

夏风如笔触，掠过无垠田野
写下一节节丰硕的诗章

六月手稿

晨风轻轻推开六月的窗户
康乃馨的花影悄然跃进室内
母亲赶着老牛往村口走去

父亲一生总有种不完的地
犁头与镰刀，成为耕耘的笔
稻田与蔗园是他的杰作板块

母亲每次把艾草插上门楣

小河的流水从门前悠悠远去
蚂蚁驮着岁月的沉重爬行

所有的石榴花都学会了AI
用爆发的姿势抵达怒放花季
墨渍渗透的叶子留有诗行

浅夏物语

夏风是一页尚未读完的信
抖落的花朵，像一粒粒文字
让我读懂曾经走失的时光

浅夏的阳光，微醺而刺眼
像少女初恋时那颗炽热的心
漫不经心地泛起爱的涟漪

纤细的雨滴，像一条银线
落在翠绿的荷叶上悄悄滚动
岸边的柳丝随风唰唰飞舞

浅夏，一个最温热的时节
万物都在蠢蠢欲动
把夏天拱起一个躁动的舞台

窗外

窗外，车轮一路向前奔驰
初夏的郊野，像铺开的襁褓
庄稼袒露出了青绿与金黄

季节是一个循环渐进的符号
在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民
把日子写在收割的镰尖上

那些蛙鸣、鸟语，还有风
在窗外的轻吟，像一支小曲
勾勒出一幅醉人的浅夏图

窗外像一个宽大的瞭望台
那村庄、山峦、河流与大海
全部浓缩在我的视野之中

摘黄皮偶得

□小雨



（一）
一骑红尘说荔枝，谁人识得小黄皮？
纤纤玉手轻抚去，满树金珠知不知？

（二）
一骑红尘说荔枝，问君识得小黄皮。
岭南信手可摘，碧树垂金香满时。

海滩上，有一棵小树

□姚学沼

海滩上有一棵小树
孤独地立在细沙深处
咸湿的风掠过它单薄的枝桠
海浪用潮湿的吻，丈量它
倔强的 height

潮水总在黄昏时抵达
漫过它裸露的根，如同
命运的枷锁倾轧
贝壳散落在脚边，是破碎的梦在喧哗
它依然昂着头，向天空

伸展不屈的芽

月光为它披上银纱
星辰是它永不熄灭的灯塔
沙粒在脚下流动，时间也随之蒸发
它站成永恒的姿势，对抗岁月的风沙

或许某天风暴将它连根拔起
但它的影子早已刻进沙滩的记忆
在每一个潮起潮落的时刻
诉说着生命，最坚韧的秘密